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四

文會堂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蒙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說統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條辨但是不仁者亦皆必以所

不愛及所愛而梁惠之事尤其易見而可戒者故開口便歎箇不仁哉梁惠王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收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

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說統驅字說得最慘

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

親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狗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狗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城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

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

而已矣按此條即預透下意○或問小註此章書重尊王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之時也○困勉錄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術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為聖經所深斥如此方切章旨○義字只宜空說蓋春秋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即書爵書字者亦隱寓刺譏於言外微獨僭王問鼎者罪迹昭然而不予以義之實即尊周伐楚者功施爛然而亦不貸以義之名○翼註彼善於此亦聖經僅善之正見其無義戰故下節緊以敵國不相征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

精義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復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

春秋諸侯兵爭之罪○集解上下指天子諸侯而言上伐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敵國相征正上節註中所云擅興之罪安得以為合於義而許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正解

不過泯古人之迹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甚有借以文奸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翼註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攻施仁之法而已奉天伐暴如云敢祇承上帝以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翼註奉天伐暴之義屬

初伐紂時反攻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字

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語類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

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踣

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或問荀子

云云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

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

微意矣○讀余隱之尊孟辨李公常語曰紂一人惡耶衆

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

下遁逃主萃淵數同之者可遠數耶紂亡則逋逃者曷歸

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辨曰客有

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

五之義

卷

三

三

教復堂

之所以坂本塞源而為生民立命也。○翼註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辭云爾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口實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集解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詞

陳戰雖似二項然為陳正所以戰兩善字重看若使不善猶未必敢為與兵構怨殺人如草之事惟自以為善故殺傷愈多而罪以滋大大罪全在殃民上即所謂民賊也按此正不仁之甚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說統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按焉用戰意至章末方足出此且只說無敵便了○翼註好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臨時弔民伐罪言○天

下無敵謂天下無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蒙引夷狄在四遠之地尚怨其我後則近者可知更

誰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蒙引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千書序作百則益明矣○翼註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下節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

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集解上言救民水火不尚兵威此又

為解釋也觀其才寧慰諭直如家人父子痾癢相問正仁心流露處所以商人聞言頓顙相迎而歸附恐後形以崩角極寫無敵之狀與奚為後我同一情事蒙引欲援此區分湯武優劣殊所不必須知總以證明仁者之無敵而已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說統正已已字暴國之民自指

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集解前解征字為上伐下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正也此直解征為正則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以上伐下固曰天討以正伐不正亦曰天誅其理則一而已然本旨却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是逼

起各欲正已來以明所以天下無敵之故焉用戰又緊承各欲正已見善為戰陳之人全無用處可見國君惟當好在無為此輩所惑也。○吳因之曰此章是深惡強兵者首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為有功而濫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為也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蓋不證以事則無徵不信不指明其故則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歷引湯武而以各欲正已推之然後知國君但患不好仁而善戰之果為大罪也。○四書通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

或問小註：這章書蓋勉學者

者自求心悟，借規矩以作喻。猶詩六義之比，而正意自在

言外。○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

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

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

曰：巧即循規矩，然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

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

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

下學之外也。○說統悟即是巧，不語即是規矩。○集解：巧

不外乎規矩，與規矩即與以巧矣。然巧即隨規矩而與之

無。奈不能使之必巧，耳故不以不能與人巧。而曰不能使

人巧，蓋與以成法言，使以神

明妙處言。二字自混看不得。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天道篇：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以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按此正所謂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

之忍反，果說文作媧，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

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精義：尹氏曰：非聖人

至命，則不能臻此。○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

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性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

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

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

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寓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

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邱月林曰：自其他日之富貴，觀

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兩若字是狀其心如此。○翼註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若固有按兩若字必如此看方不生語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精義尹氏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

一聞觀其存心則然。○或問小註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自是如此。○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

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精言末二句要見是自殺意彼往此來只聞一手非手刃而何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

愛敬其親矣言外自有此一面故須補出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集解禦暴暴字就人言禦只是譏察意將以禦暴是原其為關之意惟恐暴客之有害於民全是一點愛民底深心所在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為暴暴字就己言征稅貨物至商賈出入者莫不困於苛求而興嗟道路豈非為暴今之為關

者未嘗不託禦暴之名而其意實為此故亦下將以字所以誅其嗜利虐民之心也。○條辨今之關猶古之關也只

為關為字不同。古之為關以抱關擊柝者守之。所以譏察非常也。今之為關以有司權貨者治之。所以征稅出入也。兩將以字。即從兩為字生來。○周用齋曰：貪暴乘間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石上橫征而自為暴。使誰禦之哉。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

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

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

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

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源

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集解此章專為借法以行私者說。古今字有無限感慨。只將本文倡歎一番。自覺深情無限。

范氏推言之。則其義益顯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精義伊州曰：易家人上九之象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

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使人

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翼註：使人不以道。謂我使之不

合理也。如權使虜使。投以不堪。施以不怨之意。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若道乃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

起耳。故不用能字。○文集：石子重曰：身既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

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

一處。主心下。盡心下。九。敦復堂

言之否。曰順之說是。○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與。○或問小註。此章書須還他一箇圖。圖若有。意分輕重。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兩分開說。而深情自見。○愚按集註。一以行言。一以事言。自是照本文分貼。故翼註亦云。此以化人使人。南開平說。自為正解。雖道理有偏全之不同。而分貼要不可易也。文集及南軒論說。雖或側或五。轉折相通。而兩兩開說之意。細體味之自見。○蒙引兩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俾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精義尹氏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慶源補氏

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蒙引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收苟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攝王坦之之例。執手板是也。○翼註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敗。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湯霍林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手段。不但為邪世所惑。○說統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教復堂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

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

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人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

語類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

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

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問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又曰某嘗把

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心處也

得過大處發露也○說統此為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

之所不在則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見於色三字極妙只為打點不迭把自家底隱情供出○湯

霍林曰見於色者得之而言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湯

集解見字正與上能字對能是着力勉強見是不覺流露就他見色時便識破他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

能讓有多少矯強逼捺在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精言所安是他胸中熟慣也所勉非其所安所忽乃其所安故欲得人所安之實不

觀之於所勉而觀之於所忽也此安字與論語察其所安安字

一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在仁心勉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何

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湯霍林曰。不信謂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曰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精言東坡云。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於其外。雖然有所不可狎者。即左氏所謂國有人焉。未可與爭之意。不然庸人千萬輩。何足為有無。南軒輔君庇民等語最好。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徐辨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統義即其中之截然不可犯者也。如此看方是對針上下亂而言。○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如周禮九職任萬民是生之道。九賦欽財

賄是取之道。九式節財用。是用之道。三者皆無。無以開財源而節財流。故財用不足。○或問小註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須看得政事在財用之上。○集解政事不止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無政事則綱不舉。目不張。凡所作為皆無條理。則取民無制。費出無經。財用安得而足。○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

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新安陳氏曰禮義自賢者出。為政在人。三

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懼。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吾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後先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緒。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按仁賢為本。尹氏為揭其要。然本文自是三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須看盜字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心字着眼。即用下章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意。說統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

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於天下人之手。彼先自

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必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志勢所能懾服也。集解。騁其私智。兼思弄人。制服人。二心。

不仁之人。下以術愚其民。上以力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

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至欲得天下。則天下之

大。萬民之衆。術不勝愚。力不勝制。斷非得其心不可。雖彼

不仁得國。亦非必便得民心。但較之得天下。猶可竊據成

以上句跌起下句。所以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

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

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

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敗亡耳。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纂疏。社所以祭土之神。稷所以祭

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

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以養人故也。周禮大司徒設其

社稷之壇。壝者累土以為高也。不屋而壇。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民

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

其輕重如此。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啟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

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說統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

為貴一句。○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若使其知民之為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三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知夫得失所係在於民也，使民畏己者，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與威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也。嗚呼，可不畏哉。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

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說統首句是一

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正見得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貼貴字出。○條辨天子

貴矣。諸侯次乎天子，乃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皆不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可見天子之

貴，是以民之貴而貴之，正極力襯起民為貴意。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

社稷也。翼註：危社稷要跟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變置為社稷實是為民，曰輕於社稷

則輕於民可知矣。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

蠶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

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雨暘不時曰不順五穀不登曰不成○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嘏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農田官也郵表嘏督約農事之所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坊水坊也庸水溝也○語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奔配食于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神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境於他處耳○四書通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境而非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雖重於君改立其神也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雖重於君改立其神也
經於民就本節言觀集註不能為民禦災捍患意只歸重民為貴也○精義尹氏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

精義尹氏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或問孟子學孔

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眾一

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代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文集孟子之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此章微旨。但有揚而無抑。或問文集兩條。止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四書通。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按言外自合有此一層在。本文却不必及。心於倡歎神情。轉覺有碍。○說統師字。只就聞風興起內見得。兩箇風字。最好。風最善披

拂萬物之鼓於其中者。勾萌而甲。坻聖人猶之造化也。德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故說是百世之師。○奮字有自我特立之意。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與首句神廻氣合。○清是聖人之清。和是聖人之和。故能使人感發興起。若是只首句聖人百世之師。便合各造其極意。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說統况不必更求着落。按此從聞風興起。低徊憑弔。慨莫無窮。不禁復發此歎。語氣只為聖人句添毫。有巋然高望之神。有生不同時之感。若必欲界湖當日親炙何人。便是癡人說夢。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精義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

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由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語類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是道。故以人爲說者。是就人性上說。○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卽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卽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下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按此與或問俱以互文夾說。然主賓開合當以或

問爲正翼註云。當云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而論之。體貼本文及集註最得。○問仁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卽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按此提仁字直下。與本文語氣道理最合。○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按此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上。於理亦得。然不如前一說從仁字說下。戶順而神與階輯語云。章義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又曰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亦從仁字說下。是說本來道理如此。觀或問云。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故本文以言之爲說。至歸重人身上。意尙在言外。思謂此亦非本義。○南軒張氏曰。仁謂仁之理。人謂人之身。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名。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南軒此以盡孟子語意之妙。○人之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之

秀而靈於萬物者以其仁爾。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仁矣。然仁理也。人物也。惟合之而天理粹然無所間隔。則其自
 然發見各有條理者。無非道也。如仁合於父子。則父子之
 道也。仁合於君臣。則君臣之道也。○合字非用力字。要看
 言之二字。按此。即或問本文以言之為說之意。精言本文
 雖以言之為說。但云仁與人二者分說。不可為道。非原非
 為言道者說法也。竟主言道者非是。○松陽講義這一章
 是勉人求仁。天下底人無有舍仁而可以為人者。天下底
 道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為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
 底。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其具
 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為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
 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為人。則曰仁也。○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
 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人固必有知覺
 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
 有這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底。但就靜存之時。指
 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
 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道即
 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

即為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為
 道。若舍仁與人而言道。不入煩苛。則歸寂滅。非聖賢所謂
 道也。○愚按。讀書須先體味。白文白文之語氣。得而書旨
 自明。如此章。獨松陽講義。主勉人求仁之說。謂一離乎仁
 不成。其為人亦不成。其為道。與語類之旨。相發明。而前此
 講家多所同異。故只須就本文順口說下。而義指自然。曉
 暢。彼紛紛重入重道。甚有謂重合字者。支離軼轉。適以豐
 其辭耳。但細味白文。語氣。只是要人先識得箇仁。其勉人
 求仁意。亦尚在言外。○首一截。是從人之身提出。箇仁之
 理。言非此。便無以為人。下一截。是將仁之理。坐入人之身
 言。即此。乃所以為道。實則言人言道。都要先識得箇仁。而
 所以盡人。盡道者。方存箇着落。○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
 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
 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片。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
 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
 則也。按此。與中庸仁者。人也不同處。不必相牽。然不可不
 曉。○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語類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蒙引去父母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辭兩道字見久速合當如此所以為時中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

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上下指陳蔡君臣○精義尹氏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音

見前漢季布贊方言亦訓賴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眾口所訕也○說統新說賴作分辨

解如云不分清白亦通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翼註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疑之者益眾稽患不為士

耳何患不理於口哉○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言士憎茲多口則泛以士言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其四章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及大雅綿之篇也。此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

命也。其八章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作昆夷，允矣維其喙矣。悄悄憂貌。慍

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

以當之。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于羣小也。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

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如被譖於崇侯，見囚於羑里是也。○集解兩引詩，本意斷章取義，我宜直指孔子文王說，不必添出衛

婦及太王相夾，襍多口，屬謗訕而此兩言慍，慍就心上說，

慍於心，然後發於口。兩慍字，即增茲多口之意。然上言憂

心悄悄，便是聖人憂勤惕厲處。下言不隕厥問，便見聖人

柔順文明處。憂心悄悄矣，猶然慍于羣小，則多口何傷乎？

不殄厥慍矣，亦不能隕厥問，則多口又何傷乎？○陸實府

曰：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於見慍。下言文

王雖見慍，亦何損於聲問。以二慍字貫串，歸重不隕厥問

上，所以勉稽勳，脩不可作。兩平看，按此雖創說，然自有味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精義其上

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羣小之慍，而况其下者乎？○徐倣

弦曰：孟子言此，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謗，况學者

乎？是耐之也。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飛，即見慍無

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

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精義其下文曰欲以昏昏

或問小註此章須看二使字。說統上使字是引導下使

字是驅迫他。翼註二段抑揚不平昏明不是知識之明

是吾性全體大用無不明。吾復其性因使天下各復其性

○說統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惟其明於責人暗於責

已所以成其昏昏耳。慶源輔氏曰如面墻然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條

辨不是要使人昭昭而後自昭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音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間斷也。精義尹氏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

○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這性

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

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

理義日開學門才正則理義日室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

心之茅也。○說統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閒四字上見心

學不可少有間斷。○集解山徑喻道心蹊間喻道心之微

茅則人心惟危也。用之比向道心上體認存過則微者著

而路以成不用即體認存過之功不繼則危者愈危而徑

以塞四句是喻說亦是借說曰山徑又曰蹊間言山徑僅

可容足分明容足之外四旁都是茅塞用之成路以其原

是徑也不用茅塞以向僅容膝而茅根已伏也通節用字

為間四字介然須說得極容易見只介然用之便已成路

為間須說得極危懼見只才為閒不用便已茅塞危微交

界剝復闔頭轉務只在倏然。○此四句說徑路實說心也

末句故直頂茅塞直指子之心想見高子氣質本昏物欲

盡心下

致復堂

又只露一線之明如小徑僅可容步而已用之成路想他必曾猛地加功道心著現如坦然成路一般只為工夫斷克治不繼遂私欲障蔽致同茅塞看末句下一今字分明見得從前尚未至如此急提醒他換轉來做工夫自存成路日子惟間斷則斷乎不可耳一矣字弦外之音何齊晨鐘暮鼓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集解樂有聲有容獨以聲

言者蓋照下鐘紐而言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纂疏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

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

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

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

王之樂也精言何以言之何所據以言之以字是實字以追蠡云據追之蠡以為言耳○條辨說一聲字

是該盡樂之聲而言然所以知其聲者但以鐘所以知鐘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器具之形論而未考其聲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凡

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借淺以形深只重

禹樂非必以城中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轍迹深意在城門之軌內。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借此為鐘紐欲絕之譬。

之日能使之然也。日久車多所致在兩馬之力與內惟借此為鐘歷年久之譬言

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

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說統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

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城門之軌

二句專應以追蠡句。見得禹鐘所以追蠡者。歲久所致。如城門之軌。一般豈是兩馬之力。若交王在千百年後。其

追亦如禹耳何。○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

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王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

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或問發棠之說

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為不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

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運朱此章不可復之故。不

必說王不用孟子。請復而王不聽。方為不可。即再請再發

亦有所不可何也。孟子初請望王行王道也。但王道之成

如分里授田。為久遠之計。固要需之五年七年。即王道之

始。因天地自然之利。搏節愛養。亦要耕月三年。方能有濟。而目前飢荒。正所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者。此時正有老

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故孟子先為此請。以

孟子集註本義通考

卷十四

三

課本會

退語默之宜哉此不可中之實義也孟子既未明說借馮婦以寓意集註或問亦未明補大全諸說亦僅以知幾守義言之不可實義終未見得孟子未經說破固不必添入而學者不可不知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昔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

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按此二句即是孟子意中不可之故孟子所以不欲明言故

其言如此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下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

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乎眾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決哉按二說於本義亦得然孟子意在行道此時齊王不能用孟子是其將去之故即其所以不可之故眾悅士笑猶權辭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

孟子集註本義卷之十四 三 課本會

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

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而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係辨貧賤富貴各有其分，而不可過。這皆有一定之則，便都是理。○語類：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之類是也。○問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理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此理合如何。○問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濶，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主持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文集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輯語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為天理，故特與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按性也二字從上文五也字一氣蓋下，自是當時之見，如此如告子以食色為性，是也，有命焉乃是孟子自出轉身，却又是以君子不謂性，血是斬釘截鐵，下節語氣亦同，辨黑白而論一尊，契緊正在兩邊互勘處，本指自在言外，說箇不謂自有所謂者在。

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濶，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主持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文集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輯語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為天理，故特與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按性也二字從上文五也字一氣蓋下，自是當時之見，如此如告子以食色為性，是也，有命焉乃是孟子自出轉身，却又是以君子不謂性，血是斬釘截鐵，下節語氣亦同，辨黑白而論一尊，契緊正在兩邊互勘處，本指自在言外，說箇不謂自有所謂者在。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伊川又曰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

也語類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

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

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

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

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

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

指氣而言氣字兼氣稟氣數此條以氣數亦作氣稟說此

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

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

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有厚薄清

濁之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

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

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

如文王在羨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

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

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

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

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語類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

一堯舜性之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文集問聖人之於天道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乎倒置。蒙拙誨云。上字

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說亦不為倒。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

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為倒。但似終費註脚。幹旋

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

非所得。○述朱同是聖人。性反各異。其於天道有自然昭合者。有勉強期其昭合者。氣稟氣數雖有不齊。要當以性

矯命。同歸昭合。方是君子立命之學。○輯語上四句兼聖凡而言。至聖人之於天道。却只在聖人分上說者。蓋做到

聖人而於天道尚有缺陷處。方說得是命。然至此正說不

得是命也。如堯舜湯武之性。反不同。獨不日及其成功。財

一乎。○集解天道自不離仁義禮智。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

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

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

後五者為命。一身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

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或問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

則雖食色意欲之秘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各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

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秘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

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教復堂

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語類論來口之於味五者固是性然亦便是各下賦于之命仁之於父子五者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按就其所全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愚按安命即所以定性盡性即所以立命話分兩頭理只一串○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且吃藜藿知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

底這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此以理制氣稟之命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此以理制氣數之命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又不格姦○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過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存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注○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欲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徐思曠曰須看總註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一有不致不復致力乃知性也命也一頓大有關係惟其必欲求不致左則人欲日肆天理日薄矣故君子不謂所以抑彼而伸此若竟畧上詳下亦不見君子精察力行之功况性也命也坐得實則有命有性轉得尤有力量愚按兩不謂尤斬斬正在有命有性處見得○李安溪曰此章是辨性命之說

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矣。只看兩不謂字可見。又曰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是性命之真所謂天命之謂性亦性所自出之謂命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性命看得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又曰兩不謂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君子也野人也之比。按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此與註小異而理自相通。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文集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員無欠闕處。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象引樂正子之為人以爲不尼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末復云二之中謂二者之間也。○條辨樂正子既有好天資而又知道做工夫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雖致知而未致其精誠意而未至於謙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故曰善人也信人也。末節一中字便已隱躍逗漏兩也字轉換間。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集解上文善信字尙渾說此方問其名義而下文因指實言之。但此只是究善信之實原非粘煞正子問也。故下文孟子雖俱就人說亦只泛舉而言。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或問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已

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善者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

程子張子之言可欲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

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

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

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為如是之人耳但

如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

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曰求

仁必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

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窈冥之際也○

語類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可欲只是

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上求用功處但莫做可憎

可惡事便了○問自此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脩

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

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翼註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大要立身行已俱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

矣。或問善人固可欲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

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

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

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語類信

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

在天理上做而能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可欲二節正答其問然只泛言下四節俱不就樂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或問有諸已謂信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語類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也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程子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喻是也○精言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是件件是我實有未必所有者皆盡其量而無餘欠也信如仁是實仁義是實義充實則仁義之盡內外飽滿無絲毫未到處充是橫說如注水到塘東西南北四邊皆到實是豎說則在東滿東在西滿西是也充近博實道厚二字儼侗說不得善到此地隱微曲折乃無毫之雜所以謂之美也○說統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

無欠缺○吳因之曰善與美所以異者善即據外面可欲不可惡處說猶是大概將就之詞美則精微純粹地位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精義伊川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又曰中庸言

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輝之時也○或問充實謂美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巳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縱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瞻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之○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大學之誠中形外中庸之誠則形是也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兼形著動變在內○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集解非是。充實便有光輝。亦非充實之外。又有光輝。只是充實不巳。漸積滿養。則精其發越。自是遏抑不住。若充足飽滿。不到十分地位。便無此洋溢布濩氣象。○條辨。昏面盎背。施於四體。固不論有位無位。即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亦不必有位者能之。隨感而動。在一家則文明著於一家。在一國則文明著於一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

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或問大而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

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日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維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精義伊用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

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而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也。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又曰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大而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礙於事業尚不造作者在到工夫熟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如金之融化於火冰之融化於日也。○蒙引化與不可知不同

化自我而言謂不思不勉也不可
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

又有一等神人也

精義伊川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若土
等弄瓶以至論誠至則不可得而知

上等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
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或問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
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
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
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
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
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南軒張氏曰本領在
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
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
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

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揖語

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

甚微不得強分兩等愚按其辨甚微此語極宜體會又云

不得強分兩等則未免泥看程朱之語似孟子當日不應

分別言之矣○蒙引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

神者如云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故曰二之中

因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正

解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然夷

惠尹可以濤任和知之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按此與上

一條自是確證○精言美大聖神本是四等程朱將聖神

作一箇人看者非謂聖皆是神神則自不外於聖神只是

聖底極真地位故就堯舜孔子觀之則聖即是神就千古
聖人備個觀之則聖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不得謂聖即
是神也本文而字與上兩節而字作一例看○愚按神不
離乎聖而實妙乎聖此中分際甚微程朱恐人於聖外求
神如莊生所謂有神人焉使成謬妄故謂非聖人之上又
有一等神人蓋說神人即在聖人中造到極處是為聖之
至妙若因此竟抹却聖神分際併合為一屈經從傳終覺

未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

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歎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與○語類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畧似顏子故橫

渠引此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立論

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

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意○程子曰士之所難

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

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

變於俗者鮮矣語類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

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友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尹氏曰自可

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

則不可得而名矣四書通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

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
 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按美大聖神因
 浩生善信之問而究極言之原只是泛說到末節方拍合
 正子其曰二之中固是不肯輕許正子處然又曰四之下
 却正非抹倒正子蓋美大聖神自是由善信而馴造乎其
 極若非已在善信之間則美大聖神之下安得有此人詩
 脚處集註引從於子敖謂其有諸已者或未實或字最下
 得活不得援此竟坐煞正子也至總註引程子士所難在
 有諸已自是正子貼身鞭策末復引尹氏以終其
 義則當日所以引進正子之深心和盤托出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

如此文集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
 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

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奔本而外馳為我者狹
 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

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蒙引逃墨必歸於楊自虛而
 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向實矣矯枉者

過直未能便合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更歸儒

○翼註吾儒先成已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
 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襄便全遺了成物一

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己上見得。○逃墨歸楊是矯枉
 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正解兩項俱與儒有

害但窮其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按
 此二句亦只言其大畧世間豈無

逃墨而徑歸儒者不必十分泥看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

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集解逃墨二句申說到歸儒上
 末句歸斯受之歸是緊接歸儒

不兼墨之歸楊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翼註
 受之不是徒受有借之大道意。○精言陷溺之欠以已往

言悔悟之新以當下言能歸是悔悟意惟其悔悟可取所
 以陷溺可憫按兩意都在斯受之斯字中而已矣者言此
 時只有受更無展轉也正為下節起案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闕也招罽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

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精義尹氏曰聖賢不為已甚者。集解此辯字在既歸之後說即追其既往之意也如字一直貫下又字既字相應

見不必招且不可招入苙而復招之亦是懼其再出既歸

而又與辯亦是恐其再逃但招於入苙之後豚且畏為所

將將來一逸而無能復收辯於未歸之時彼且慮其過嚴

借之大道也又從而三字正與上斯字相對照以見所以

必歸斯受之而與。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

辯之徒為多事。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

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於異端拒之甚嚴者至正不

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

謂待之不恕恐激成畔儒之禍愚謂此尚落第二層聖賢

當下只有一箇公心嚴非有意為嚴恕亦非有意為恕固

不因有激成之禍而始寬之也

援歸斯受之論道理自當如是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

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繁箋按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

必取於夏集解織麻曰布析絲曰縷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此所謂布只是麻所為若棉布則彼時中國未有○孟

秋之月農乃登穀仲秋乃令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乃命家

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

敦復堂

之於秋集解帶穀曰粟去穀曰米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古者三時不害於農。爾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故方役取之於冬集解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潘室陳氏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緩非廢其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

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或問小註此要實實

講出經國大體恤民深情來。○徐思曠曰緩字須看有言力不必極贊用一緩二之妙言如此僅免流亡深入一管才合立言大指。○輯語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並征君子為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天下賦民難矣不消別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

則歸若利則歸也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者成課最由此其選也。○沈無回曰惠民不必罷征殃民不必橫徵只一緩急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因勉錄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征亦不可為非時之取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翼註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

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必及身。按此照本文三平說。○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按此錯綜看亦得主腦但愚見當從土地順遞而下土地自是先王分土而實此土地者人民理此人民者政事此三者所以為諸侯之寶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語類恃才妄作謂不循義理硬要胡做

文集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

於殺身之禍○南軒張氏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

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

有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

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殺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

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

敗家其何日之有○居業錄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

才為幸○陳眉公曰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翼註小有

才是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愚按括之

任才使之括之死仕速之人但知有才之可以仕而不知

小有才而仕之可以死惟其未聞道則足以殺其軀是括

之見殺非齊殺也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

之括自殺之也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按集註圓此一層乃不為逆億之徒藉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也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
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集解求之弗得是在客到之後想見一時門庭雜遝館人倉皇失措之狀此或之所由以慶疑從者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始
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荷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

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

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

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

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淺說不曰設教而曰設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翼註

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或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

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精言或人自悟其失分明孟子之心能見諒於或人下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不是此

外都不問只是不為已甚意故以為有合於聖賢之指○愚按此章事極瑣悉且鄙俚不足載但以夫子設科數語

於無心中與聖賢之指暗合故記之正不必沾沾與本事較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

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

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所固所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

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

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

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合訂所不忍所不為兩所字只是仁義之端耳所忍所為皆自此達去便是仁

義要在所字上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簡簡承當始為親切若泛說不忍不為拋却所字便不緊要○集解滿腔

子都是惻隱羞惡之心如何又有所忍所為氣拘物蔽使
 然也如齊工不忍一牛而忍於與兵構忍行人乞人不受
 噉之節豆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所謂於他事則有不
 者也然木心皆有之真自是難滅故雖氣拘物蔽而木體
 呈露終不能掩日日忍而時有所不忍日日為而時有
 不為能拽轉來做工夫不使明於此而暗於彼得力全在
 兩達字上使所忍者皆不忍所為者皆不為則能復其仁
 義之本然矣仁也義也直與和盤托出○西書脉達者自
 此而通之於彼非是從忍處為處過抑之直從不忍不為
 初機時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為不落轉念工夫直恁
 截直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

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慶

輔氏曰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

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

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

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

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語類達者推也是展

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噴滄

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

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意○說統仁義只達不忍不為

一句已盡無害人無穿窬指出不忍不為之心使人知所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教復堂

說全體之無不具此不可勝用又以見大用之無不周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集解受爾汝非穿窬之比註云申說充無

穿窬之心之意者穿窬是人所愧恥而不肯為爾汝亦人所慚忿而不肯受總是所不為之心也故與充無穿窬之心同是一意按此亦舉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

以見例不獨下節為然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

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

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

非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

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

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按此條發明集註之意○紹聞編爾

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

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心故曰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集註之意與語類不同語

類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註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稱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

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

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

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愧矣又曰須是就惡其名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按問者所舉恐

是集註初本朱子答之既以實字當對名字說今集註中不肯受之之實實字似仍非對名之實要之二實字雖說

有小異而其欲人反之於身而去其可爾汝之行則一也又按語類云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此

孟子集註卷之四 盡心下 啟復堂

田地工夫大段周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

已稱一毫未盡便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此條與集註

義亦相通○愚按實字二義諸類云反之心於身而去其有

可爾汝之行此以實行言也集註云其中必有慙忿而

不肯受之之實此以實心言也必反之於平且心則推

之於現前無適非義自命由從前說向後面去則此二義

意實相承且細味集註自可該語類之說故兼舉固非臆

帝主一尤宜扼要○需類問此章前而雙開說仁義後面

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

密難曉故詳說之○或問不忍之心與害人之易見而

羞惡之心與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畧

而此詳欲其於此推推廣之端耳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節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節音

節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節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精義呂侍講曰節取物也

節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

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節取

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也如商鞅知秦孝公意

在強國而不言強國也穿窬者不必穿人之牆踰人之屋

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心之向背或順人之

旨或激人之意抵巇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窬之類也○
語類節是鈞絃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何要去
動人要夫悅人是以言節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
故為留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不言節之也又問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
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

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
穿窬之心也按本文只說至皆穿窬之類集註乃為充字
找明○虞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
敦復堂

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
 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
 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以為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
 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其義精矣○存疑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
 光明所以為穿窬之類○紹開編按色厲而內荏以色親
 人情疏而貌親在論語與表記皆以為猶穿窬而今之士
 鮮不犯之○宋氏公遷曰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人皆有
 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夫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
 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
 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於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曲禮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於帶凡則視上於面則傲下于帶則憂傾則茲則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

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

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此言近而指遠

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

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

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

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

語類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

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

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翼註孟子主

意重近約邊○說統指是信中含蓄底指趣施是守中發
 出底施用○輯語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
 勢側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
 在平近約乃所以為難也○條辨但以為歸重在上半年截
 猶本甚分明蓋他處而字有分合兩層此處而字只有合
 敦復堂

說一層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中便有遠在約中便有博在○指遠只是旨趣深長非高遠之遠故道存只是至理存非高遠存也○翼註如論目前近事君子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透徹員融玩之便有不盡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精義呂侍講曰脩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

而施博也○翼註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愚按舉而措之見得齊治均平凡所設施取諸脩身而已足固非抹却平天下一切事為然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必別尋君子之施但要識得君子之守此所以為守約而施博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精義呂侍講曰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

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譬如農夫舍已之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已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集解守約施博不是兩截工夫則知不守約而務施博亦不是兩截病痛如舍己之田轉欲芸人之田是守不約也然自舍其田者究竟不能芸人之田則施亦何曾能博徒知重以求人而適輕於自任究之入已交夫其受病往往如此所以深警之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盡心下 敦復堂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翼註性者與性之文

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

○集解性字連之字則性字活此者字指人言則性字死

但非是說本然之性只合下不虧其性

乃是箇天性渾全底人故為聖之至

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集解前章性之身之兩之字泛以道

上分別性反而以性字為主故上曰性者下即承性字而

曰反之以明均能全此性之意

○反訓復是已復其性指

結果成就而言但復性工夫全在脩為上反之也玩語意於

前意身之工夫在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性反平舉中實歸重反之上

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

見人當脩為以復其性也

語蓋自孟子發之

○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

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

課本會

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然而中而非有意

於中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

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也○慶源

敦復堂

必有所不中者矣。○翼註：中禮不是禮，自為禮而聖人中
 之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德即
 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期為德。德外無禮，履之斯
 為禮。○此節四子看各段俱重自然意。○說統盛德之至
 至字只在自經常也。同曲也。二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
 然上見得。

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慶源輔氏曰：三者特
 舉聖人之庸行人所

易曉之，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
 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精言此節論
 性之之德全在上四句說得。聖人身分出下句，自自葛藤

自不與行法俟命之君子一例。註非有意而為，與下節非
 有所為而為，自不得比而同之矣。動容周旋中禮，要看註

中細微曲折，無不中禮。句人於大者，或能中禮。小者便不
 能然。今也一嘆一笑一語一默，無不自然。動與禮會，便是
 舉足為法，身為度了。哭死而哀，聖人之心誠敬自然。一見
 死者，便自傷惻，不能自已。如孔子食未嘗飽，哭則不歌，齊
 衰必變曰服者，此豈他強而然。德不回，猶中庸章句

所謂聖人之心，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
 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不回只是事事盡道，無一毫與其
 本然者不相似。不字不可說得着力，才是自然。而然言語

必信聖人之言，堅如金石。信若四時，蓋從全體至誠中出
 故。其言無有不信，所謂吐辭為經，身為律是也。必信不是
 期，必只是言則自無不信。自然意在中字，而字不字必字

上見。下句只詠歎以足之若着意。下句非為生者云云，便
 與下反之者非有所為而為無別。○欲生者感我而哀，與
 盡生者之情而哀，此是世俗心。賜反之之君子，尚不如。此

所謂為生者，或生者與我有故，因其有喪而為之哀。或生
 者顛連可憫，因其遭此大故而哀。自是天理分上事，非有
 所為而為。然從生者起見，尚是有意了。聖人自是哀死絕

不計及。生者上去，此所以為自然。然而然。○非以干祿若說
 無心求祿，尚是無所為而為。意看來大德受命，聖人有此
 德，便有此祿。義即為命。此聖人與天為一，能受命而不必

俟命處。然聖人祇自盡其庸行之常，連他不同。且不是着
 意要如此。豈有祿底念頭來萌動，到得受祿於天，便是不
 期然而然。非以干祿，是因其得祿後推論如此。聖人胸中
 敦復堂

固不自知也。○說統哭死而哀非為生自是所性之痛悼
 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
 是所性之誠實。○語類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
 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以此而正行便是有
 意而為之。○按原本云便是有所為而然疑偶誤故為僭訄
 要知正行亦初無不好。○多子安排念頭。○集解此下二
 節概言性反之事不必粘煞堯舜
 湯武四聖人而四聖人自在其中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翼註如上文禮當中哭當哀經德

者如聖人人倫之至便是以聖人做簡法則準的。○君子
 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
 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精義呂侍講曰仁義禮智君子
 其在已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語類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
 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慶源輔氏曰法者
 比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
 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
 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
 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蒙引君子行法是依法而
 行也堯舜不待依法行而所行者自是法故曰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此所以為性之友之別。○吳因之曰行法行
 字要說得着方反之意正在此處見。○說統法之不能行
 者以其惑於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性。○俟命只
 總心行法意非貞遇之說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
 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
 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

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

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

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

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集解虛齋謂性者分

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蓋聖人行即是法君子便須行法聖人義即是命君子便須俟命性反之不同如此大旨却

歸重君子復其性上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貌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語類是為世上有人把大

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

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文集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

人則藐之則失之矣。○或問予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

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

七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

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然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講

快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

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般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四書應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般樂三句是宴遊

之巍巍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制不

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為則彼之巍巍者何

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精義呂侍講曰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

足道哉失禮皆我所不為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

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

為畏彼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

與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南軒張氏曰使在我不知

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

輕得深則見誘之小說統此三弗為是鄙之之爾士君

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為

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

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逾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

者反條說若只說我得志弗為則何日才得志何日才
見你不為底操宗仍是一箇空殼子如何能藐得大人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即就在我者皆古之制上見得則不
為雖在後且而古制之在我已有居仁由義之實事矣故
曰吾何畏彼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
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
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而言
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民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
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
至有此等氣象矣按聖賢氣象固自不同而所處時勢亦
別此章只對付當日遊說之士而言不必更推上一層較

量優

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寡疏曰鼻耳目四支之欲即前

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

無欲然須是以道心為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即

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反勝夫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

不節語類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

深戒也精義呂侍講曰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

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能

一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格亡之

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格亡之患故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

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

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語類緊要在

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

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按

欲是好欲蓋因人所不能無而言然不好底欲亦即自所

謂好欲明從隨擾紛沓而來故不好底欲固不當言寡即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敦復堂

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闢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箇葵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才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才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曰要得寡漸至於無○或問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

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按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條辨孟子不言無而言寡者此為養心用功者而言非為心得其養而能成功者言也○精言其為人也寡欲孟子不直言心無不存而但云雖有不存焉者寡可見必尚有存時其有不存者以但能寡欲不能無欲也若竟無欲與聖人之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心一般豈尚有存者哉

所向便是欲

集解此欲字非嗜慾沈溺之欲即口之於味一節道理然所謂人所不能無亦只是其事

不可絕耳非謂此心定要注向那物事上也饑食渴飲人豈能無聖人亦何嘗一日不飲不食而謂有飲食之欲可乎心有人心有道心此心字主仁義之心而言所謂道心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有與之存焉者耳荆川云心具乎理而乘氣以出入此語直透三關○四書通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敦復堂

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語類羊棗只是北邊曾小棗如羊矢大者

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我不忍字是通章骨

子本節在序事中逗出下乃發明○首句先下箇嗜字便為所備伏案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按上節特下不忍字見曾子之不食純是一段孝思到得

公孫丑止較量於美不美而致疑於食不食便是從只腹起見○集解膾炙美於羊棗亦何待問丑正欲討出膾炙

哉一語以見曾皙亦必嗜膾炙而曾子亦宜不食膾炙然則二字上要補出此二層孟子從嗜字中別出同獨見得

曾子之不食根於不忍蓋觸於所獨而然然亦姑以是曉丑耳實則孝子思親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有心在同獨

上較量其為不忍抑猶未離乎飲食之見矣○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名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

精義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

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皙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

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致致膾炙哉思其生平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

諱其所同也尹氏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

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

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

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

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

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按上言狂簡下只言狂士狂字自可包得簡觀後文其志

嚶嚶即進取也行不掩焉即不忘其初也志大而畧於事

不必以狂簡板分且是萬章述孔子語只宜含糊彷彿留

得後文地○翼註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

僇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

反賊乎中故孔子惡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思狂僇亦欲

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狃耳前七節發明孔子思

狂及僇之意後六節則詳鄉原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

之之術也○說統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

子之思狂僇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

絹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僇乎狂者進取僇者
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僇作絹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蒙引

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

僇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集解此問專以狂者之人言故 答處只以如某某者為之舉似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尸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大宗師篇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語類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黃是也 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狂者乎曰孔

門亦有狂不成狂 獯不成獯如冉求之類是也至 於曾皙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此乃是問狂者為人之實 故答處舉其志行而言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 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翼註嚶嚶從口旁屬言居多註云志大 言大者志大形為言大也不是兩平話

觀白文提其志二 字於嚶嚶上可見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動稱 古人

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 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此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

大他却有不掩其言處。至陽明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 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按

一路語意却是從 他好處一邊說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

也條辨集註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了故引程子之說以實之見其志實與聖人同是他識見已到這裏惟志實

與聖人同故說莫春一段便能道得天理流行之妙而萬

物各得其所氣象已在其平則言亦非徒大而已但言與

志是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所以為狂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主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按上文既說有琴張諸人如何

又說狂者又不可得蓋此處是另起一頭遙接上文必也

狂獯乎句落脉兒得夫子何以既思狂復思獯蓋其亟於

傳道之心不惟歎中道之不得意中所慮狂者又不可得

也如此看則又字天然落脉不可得三字亦具若粘然貼

身上文便入死港矣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

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屑為之也。語類狂者知之過

者行之過。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

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守者。狂者則於

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

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

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獯也。說統是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訓謹愿

之人也語類觀荀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了按荀子說他好孟子敦復堂

却是說他不好慶源輔氏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原則亦非真原者也故

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

德之賊邱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過門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

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翼註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

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為

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翼註踽

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蓋踽踽即獨清獨醒意涼涼只

是不諧俗故人自不來親厚我或曰不見親厚似總說踽

涼謂涼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

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癡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

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

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闒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媚求悅於人也

孟子言此深自間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語類

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
 欲使人無所非制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僇一心只要得
 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
 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
 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汗世之是非
 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反非笑之
 其實所向則是闕然媚於世而已。狂還是箇有骨肋底
 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攙東邊去取奉人西邊
 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鄉
 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
 立代焉道者此真鄉原也。說統何以是嚶嚶五句譏狂
 行何為句譏僇生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字
 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呼應闕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
 底公案。譏狂僇亦未必實有是言只推其意向如此。
 闕然媚於世五字畫出鄉原模樣是鄉原也只括帶此句
 來。沈無回曰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
 僇。狂僇流俗汗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自滿之孟子
 正從他處心腸中描出。按此節曲曲為鄉原取供直

至闕然媚世乃使鄉原底裏畢現通節雖分
 志與行亦是有此志而後有此行自屬相承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
 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不為原人為字統鄉原自為說按一為字中便已包得無
 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等意在。一條辨是就鄉原一身上
 看不出絲毫空隙却不道已有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一
 段模樣在。翼註一鄉皆稱原人萬章到此方是問鄉原
 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槩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二句以處已言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

流衆莫不然也流俗頹靡二句以處人言。說統同流合汙正是善斯可矣樣汙濁也

子非忠信而似忠信以存心言非廉潔而似廉潔以制行言。精義呂氏本

說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

以爲不然獨以爲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

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已

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

言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

之惡但淨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

衆人皆悅之也。或問小註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

到環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

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

爲是既把來做是子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孔子以爲

德之賊也。語類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

爲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條辨此

節只從上闢然媚於世一習生很同流合汙是他媚於世

處無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以世累他同流合汙之行正

是他闢然媚於世處如此才能令衆皆悅之才哉得一箇

善斯可矣然如此而不自以爲是則撥轉諸世心腸未必

不可入道只被他自以爲是是以終身爲原人蓋其所以

賊德處固在似所以終成其爲賊德之鄉原處却在自以

爲是也味自以爲三字是他胸中一定把握更不肯轉移

退悔非德之賊而何。按何以是謬

謬節是鄉原拱招此節是定他罪案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五音恐其亂正也

教復章

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秀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秀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

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

慶源輔氏曰 佞者有口木

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

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意故以為

害信。蒙引佞人思巧而才便本是不義底事被鄭聲淫

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獮人皆以

輔氏曰鄉原既 譏狂者故不狂

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又譏獮者故不獮眾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

深惡之。存疑秀似苗使人觀之莫辨誰為苗故亂苗佞

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

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

廉潔使人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說統真是固為盡

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集解

似字即從上節二似字生秀苗五項俱是陪說歸重末二

句鄉原許多妙術都在一似字中故為可惡或云賊德是

賊己之德亂德是亂人之德非也德字指道理言本是懸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蒙引經即上文所謂 德所謂中道自父子

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

也。精義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

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

其善者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

而已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

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

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

所回互集解是非明白正對鄉原而言回互是疑似不分

庶民興以後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經正則庶

事指民心言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堯

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會恁地便了

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

不成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

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

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日說破只理會躬行

教他自化如何化得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

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經者天

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便有序朋

友有信又如大學中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

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問

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

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輯語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脩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憑他異端邪說。百般惑亂。到底漸滅他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與起之功耳。○經與民源流合一。故正與與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善耳。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才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梁解。君子是主持世道之人。如堯舜孔子皆是反之者。固是躬行常道。做箇榜樣。而在上則有政事。在下則有教誨。凡皆所以丁寧反覆。揭常道於中天。則庶民安得不興。邪慝安能復惑。通節字字。○尹氏曰。君子取夫狂斬釘截鐵。其見孟子維世熱腸。

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也矣。輯音章意。只是論狂。而

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為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熄鄉原更何所施其伎倆。按仍歸鄉原說。方合章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當然。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年。故言有餘也。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蒙引

但曰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便見斯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按前三節歷敘五百

教復堂

餘歲不獨見神聖之生每有常期亦以見歷世之遠而以
 道相接見聞都歷歷不爽看兩若字見知聞知語只乎列
 俱隱隱為未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語類問聞知見知所
 二句結胎道理物物各其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
 求之於事物以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
 之於事物亦是心四書通語孟未嘗言堯世以來相
 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
 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
 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如此可見堯舜湯明道
 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如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
 處事若見而知之言禹皋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皋皋陶
 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日莫而禹皋獨言謨蓋可見
 也况燕範九疇禹發之天攸天秩五典五禮皋發之其明
 道之不小也

田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新安陳氏曰萊朱與

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若問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

有德皆因而述之伊尹和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在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四書通舜言精一而後協于

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

於仲虺語中矣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未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

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四書通問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

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

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蒙引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

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

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也而有為而發之遺子貢曰文武

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震川曰

孔子祖述堯舜兼總百王此云得統於文亦相承之序

固爾其實即以知之於文王者知之於湯與堯舜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末道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語類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

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

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章側重見知之說皆託始於此條竊謂集註止採林氏下半截而於其上半截云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則節去不載蓋止採下半截則體貼本文語氣自覺渾然若兼載上半截則誠如後來講家專重見知矣即或問小註亦云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此正與林氏上半截意同然愚謂恐皆非朱子定論若果以為然何於集註並未

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自是聖聖相傳
嫡派其兼敘見聞者不過謂同時有若而人異世有若而
人皆得與於知之之統歷歷可考耳實則見與聞俱主堯
舜湯文而言湯之聞聞之於堯舜非專藉聞之於禹皋文
之聞聞之於湯非專藉聞之於伊萊孔子之聞聞之於文
王并以聞之於湯於堯舜豈專藉聞之於望散哉至未二
句亦只就從前大槩相提而論見得既無有見知則亦無
復有聞知其詞危其情迫當此見聞絕續之交有心者不
可不想所以自處耳亦非必定以見知自任而置顏曾輩
於不足數也蓋一精急則語病百出故集註只還他渾然
自是朱子深意講家片側重見知者槩不敢載○細味本
節世道若通兩地字停頓處明明打着自已未二句忽然
掉開無限深情正在兩邊夾拱處善體本文者當或以吾
言為然○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得之矣
世禹華陶之徒木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
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
非必問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
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

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
焉可也按後來諸說多有以辭害意者至於章末二句則
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
不枯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
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
於斯也按此亦只用渾遠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
賦也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目相與言
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編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
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張羽臣曰堯舜
以來見知皆生於同時聞知皆生於五百歲之後以孟子
視孔子欲在見知則已晚欲在聞知則太早乃日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何居蓋孔子以前道統在上
至孔子而道統在下矣在上其道行可俟之五百歲在下
其道明不可一日無人焉所以時地雖近而見知聞知之
統岌岌乎有惟恐或墜之思玩○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
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

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四書通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

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

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

之神明相接迥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故於篇終歷

之不善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與

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

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而又以俟

已但其詞婉其意深非詳味玩之不能見耳

後聖於無窮也。此中明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

絕學張本矣按此皆從言外體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

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久豈刺死聖人

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

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吳氏程曰明道嘗云

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以興起斯文為

為多亦可槩見耳按所受於濂溪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

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之稱情也哉。慶源輔氏



71020645

孟子集注卷十四

第

課本館

以伊川此說者見伊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言至是而遂驗也。○四書通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則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而呈露然則集注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傳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辭



千四百平之發持不轉之學其數辭吾學繼育而受天聖

腹次不賢賢蓋莫朕視之入為事而天聖蓋矣我坐坐乎

常士識持以即夫善命之能以端諸人以轉諸外無其盡

之學不轉並不行百世無善當學不轉千遊無其謝無善

其策題五列平之曰因入聖人之言不

聖



